

惊世少年

下

名劍



《神风惊云》之一

惊世少年

神风惊云之一 惊世少年 名剑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张 峰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147 千字:2900

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套

ISBN 7—5363—3274—2/I·864

卷一定价:27 元(上、下)

(全套七卷共十五册,定价:204 元)

九十年代中期，武侠小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，在此之际，名剑、黄易异峰突起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构思宏大缜密，情节妙想天开；而名剑小说则以气势磅礴魔幻离奇著称。二人小说风格各异，但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震撼性方式和风格。征服了所有的武侠爱好者，二人小说一出台，立受读者追捧，市场上掀起了热销浪潮，武侠小说走出低迷，再受青睐。行内人士盛赞：又诞生了两位侠坛巨星。热爱此道的读者倍感快慰，又有两位大师的作品来点缀我们多彩的人生。

请您记得我

“孩子，这些霍家剑法，您全都熟习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很好，真是一个聪颖的孩子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希望您能把这些剑法铭记于心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只因为我很自私，只要您能记着这些剑法，便会记得是谁教您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但愿您一生都不会忘掉我这个不是父亲的父亲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这个微不足道的心愿，您……会成全我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谢谢您！孩子，那请您记得我，永远记得我……
这张脸！”



红尘仆仆，活着万千众生。

有些人出类拔萃，有些人庸碌无奇；有些人孤苦伶仃，
有些人坐享祖荫。

各式各样的人，尽皆充斥于这个红尘之中。

故若数红尘，众生何止千万？

茫茫人海，漫漫岁月，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能够在一点地方遇上，当中要经过多少机缘？多少巧合？

然而，亦因为红尘内有太多众生，于是也常有许多极尽

匪素所思、不可能的事情发生！

就像步惊云，他正遇上一个他绝不可能再遇上的人。

这个人竟然就是他死去多时的继父——

霍步天！

□

脸，如今就在步惊云眼前咫尺！

他可以把这张脸看得清清楚楚，就连每根须髯亦无所遁形。

不！

不是霍步天！

眼前人绝不是霍步天，步惊云可以肯定。

他只是和霍步天长得几近一模一样，但却不是霍步天！

最明显的差别，在于他的那双眼睛。霍步天的目光永远都散发着一股柔和，此人的目光却猛如烈火。

可是，这个和霍步天长得几乎一样的男人到底是谁？

他到底是谁？

□

步惊云定定的看着此名汉子，此名汉子也定定的回睨他。

他可以从这汉子的眼神中瞧出，此人似乎是认识他的。也许不单认识，且还十分熟悉。

两人这一凝望，其实仅在一息之间，接着，周遭蓦地响

起阵阵的惨叫声。

此名汉子这才如梦初醒，急忙环顾左右，可惜已经太迟了……



黝黑迂回的地下长廊，恍如一条通往地狱的甬道。

长廊两边的墙壁，每隔两丈方有一盏油灯，故灯光显得格外寂寞凄凉，形同惨遭子女遗弃、晚景无依的老人。

幽暗而狭窄的空间中，像有幢幢黑影飘动，当中可有含辛莫辩的冤魂？

不惜！这真的是一条地狱甬道！

因为甬道的尽头，是一个满布惨死冤魂的地方——
天牢！



天牢并非在天，反而深入地底。

此地是天下会囚禁重犯的牢狱，进去的重犯只得三条路。

一是被囚终老，一是被折磨至死，一是被处决。

此刻，静如深渊的天牢长廊，赫然响起了寥寥的脚步声。

这些脚步声慢而沉重，俨如死神将要降临的前奏。

守在天牢外的百名守卫随即警觉，此处鲜有来客到访，此脚步声到底属谁？

他们很快便得到答案，在阴暗的长廊梯阶之上，正缓缓步下一条黑影。

这班门下经年累月于天牢守卫，早已习惯黑暗，但这条人影身上似乎散发着一股无从想象的黯黑气度，黑得盖过了周遭的所有黑暗，他们一时之间竟瞧不清来者是谁。

此人似已与黑暗融为一体……

不！不应说融为一体，应该说，他根本就是黑暗与死亡的化身！

来人冉冉从黑暗中步近，守卫们终于看见他手上拿着的通行令牌，和他那张苍白得接近无情的脸。

果然是黑暗与死亡的化身！他正是蜚声天下会的不哭死神——

步惊云！



守卫长忙不迭把步惊云带进天牢；穿过关隘，只见天牢之内残破不堪，满目颓坦败瓦，阴冷冰寒，活人简直难以在此生存多久。

牢内共有廿一道铁门，其中十九道敞开，空无一人，可推知内里的囚犯早已死光。

这些年来，雄霸盲目铲除异己，枉死的人实在太多；这班囚犯，想必也是雄霸的对头吧？

他们在此被囚被坑被害被杀，死后会否含恨？会否轮回？会否再生？

还是始终和步惊云一样——

冤魂不息，矢志复仇？

偌大的天牢内，仅得两道铁门依然深锁。

步惊云今日只需只想进入其中一道铁门，他惟愿能见一个他绝不相信会再见的人，至于另外一道门囚着的是雄霸那个仇家，他没有兴趣知道，也无法知道。

守卫长为其中一道松锁，恭敬得带着几分阿谀奉承，涎着脸道：

“云少爷，请。”

他称呼其为云少爷，只因打从今儿开始，步惊云已贵为雄霸的第二入室弟子，正式入住风云阁。雄霸下令，谁都不可直呼其徒行步惊云，否则格杀勿论。

可想而知，雄霸对此子如何器重。

大家都对这块不哭不笑的木头极度艳羡，每个人都把“渴望成名”四字写在脸上。

当然，在旁观者看来，以一个年仅十三的少年，能成为一代枭雄雄霸的入室弟子，前途真是无可限量。

一夜之间，所有人都认为，步惊云陡地拥有得太多，太多……

然而，他所失去的呢？

他的童年，他的继父，他的希望，他心中的“灯”……

大家又能否为他一一算清？

他但愿自己从没得到眼前这些，也从没失去以往那些。

如果可以重活一次，宁愿一切都没发生……

不过，纵然已成为雄霸的入室弟子，步惊云仍未获授排云掌；皆因昨夜来了八名蒙面刺客行刺帮主，虽然天下会于瞬间稳操大局，五名刺客当场被杀，余下三名被擒，更被囚

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天牢之中……

此事却令雄霸倍添事忙，忙于重新调配天下会的守卫，以求得出更佳的防卫措施，故一时间亦无暇兼顾步惊云。

而且在此当儿，雄霸更授以令牌，嘱咐这个新收的徒儿前来拷问余下的三名刺客，瞧瞧他们有否其余党羽。

这正恰如步惊云所愿，因在三名刺客之中，有一名正是那个与霍步天长得一模一样的汉子。

他也很想知道这名刺客究竟是谁？



“轧”的一声，厚实的铁门一推而开，步惊云徐徐步进，冷冷的眼睛在阴暗中炯炯放光，只见陋室一角，匍匐着三团黑影。

他侧脸斜瞥身后的守卫长，俨如死神下令，守卫长旋即会意，笑道：

“属下这就告退。”

言罢躬身而退，顺手掩上铁门。

室内实在过于昏暗，步惊云取出火摺子燃着墙上一盏油灯，室内登时一亮。

一看之下，但见三人手脚同被沉重的铁链紧扣。其中一男年约十七，另一男年约廿许，最后一人，固然就是步惊云所要见的那名汉子。

三人浑身伤痕累累，显然早被严刑拷问了不知凡几，此际见灯火一亮，精神本来为之一振，岂料眼前突又一黑。

却原来并非灯光再次熄灭，只是他们触目所见，这次进

来的并非一般门下，而是一个外表异常冰冷的黑衣少年。

那一身的黑，黑得就如他自己心内的那个寂寞深渊。

一个永远都无法填满、永远也无法得到谅解的寂寞深渊。

那名年纪最幼的刺客一脸悍然，勃然骂道：

“呸！走狗！别要再来逼问我们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同党！”

那个与霍步天一模一样的汉子甫见步惊云，却说出一句他做梦也没想过的说话。

只听他平静的道：

“惊觉，是你？”

□

惊觉？

惊觉？

惊觉？

这两个字简直势如重锤，一字一字，狠狠轰进步惊云的耳内，叫他向来冷静如铁的身子不禁猝然一震。

惊觉……

已经多久没有人如此唤他了？这个由霍步天为他亲自起取的名字已然隐没三年，霍惊觉这个人亦已消失三年，谁料今日又得以“重见天日”！

此汉子不单外貌与霍步天异常相似，就连声音也如出一脉。“惊觉”二字，仿佛蕴含无限亲切，不断在步惊云耳边游走飘荡，缠绕不走。

可是，霍家早已灭门，这世上怎会有人知道他唤作“惊觉”？

那汉子仍然牢牢的看着步惊云，看来也察觉到这孩子异常的反应，汉子双目竟尔渐渐濡湿起来，道：

“我果然没有猜错，你真的是——惊觉！”



步惊云定定站着，久久不动，全因眼前发生的事太不可能，在未弄清楚如何应付之前，他惟有冷静卓立。

但汉子已急不可待举起紧系铁链的手，解开头上的冠，从发冠中取出一样东西。

一纸残旧不堪的信笺，笺上写着的收信人，赫然是——“霍烈吾弟”！



“烈弟：

禁宫统领的生活如何？为兄甚念。

八月乃为兄大寿之期，你我手足不见六年，何不趁此良机天伦共聚？

可还记得为兄一直来信提及的三子惊觉？

此子生性虽僻，但本质非坏，且我长、次二子梧觉与桐觉尽皆不才，独此子天赋奇稟，已尽得霍家剑法真传，他日定能把霍家剑法发扬光大。

故为兄早预于寿宴之上，向所有亲朋宣布，惊觉，将会

是霍家庄未来的继承人。

愿烈弟是夜能出席共证。

兄

步天 草”

□

烈弟？

步惊云小心翼翼地把这名汉子给他的短笺阅罢，笺上的确是霍步天的笔迹，他那双素是稳定非常的手亦难禁微微颤抖起来。

原来此人是霍步天的胞弟霍烈，怎么不曾听他提及片言只语？

霍烈道：

“自我剑艺有成以来，便在禁宫担当统领一职。由于事关机密，故鲜与亲友往来，大哥亦不便将我之事过于张扬。

但我兄弟俩仍时有通信，大哥一直在信中不断提及你。他说，惊觉虽然外表冰冷一点，其实内里并非如此。他说，你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……”

他说，他说，他说……

念及霍步天生前的一言一语，霍烈霎时有点哽咽，难以再说下去。

步惊云的心却一寸寸的向下直沉。

天！霍步天竟然预备把继承权传给他！

难怪他要步惊云于寿宴当晚穿得像样一点。

这个不是父亲的父亲，别具慧眼，早已为他这个“步家

子”的前途好好铺路！

可惜，尽管霍步天如何费尽心血，如何努力为步惊云铺路……

一夜之间，一场灭门大火便把他所有心血和路焚为一体，化为步惊云一生也走不完的——

血路！

血路茫茫，漫无终点。

只得步惊云独自一人孤身上路。

但他还是感到，自己多年来的忍辱负重完全值得。

一切一切，都是为了报霍步天的知遇之恩。

霍烈本以为步惊云在忆念霍步天时准会泪盈于睫，谁知此子除了适才在细阅其兄手笔时，双手微微颤抖外，跟着便似对一切无动无衷，心想其兄所言非虚，此子果真冷得出奇，为了打破此间沉默，于是便指了指身畔两名男儿，道：

“他俩是我的儿子继潜和幼子继念。”

步惊云仍是紧紧持信静立，毫无反应，继潜倒也没有什么，继念却面泛一阵不悦之色。

霍烈道：

“大寿当晚，我携同两个儿子一起赴会，殊不知到达时已经太迟，霍家庄早沦为一片火海……”

是的，一切都迟了。

步惊云知道，因为那时他已被黑衣叔叔所救。

时间永远就是这样弄人。倘若霍烈来得及，恐怕他已成为今次行刺雄霸的刺客之一，而不会成为雄霸的弟子。

刺客与弟子，两种迥异不同的身份，简直就是时间的最大讽刺。

有时仅差那么个一时三刻，便能制造毕生遗憾，步惊云最是清楚不过。

他一生都不会忘记，就在他快将可以唤霍步天一声爹之际，就只差那么一丁点时间，霍步天便已不能听见任何声音了。

而这遗憾将永远无法得到补偿。

一切都只因为时间。

霍烈续道：

“后来，几经艰辛，才得悉是雄霸干的好事，然碍于自己势孤力弱，未能即时报仇；直至今年，我有缘遇上数名也曾遭天下会逼害而誓杀雄霸之士，终在昨夜连同我两个儿子，一行八人前来刺杀雄霸，孰料……唉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霍烈不由得长叹一声，瞥了步惊云一眼，发现此子麻木如旧，遂问：

“孩子，我真的想不到你居然还能幸免，你怎会当上雄霸之徒？”

步惊云双目一片茫然，他平素已不喜言语，此番曲折该从何说起？

但此时霍烈幼子继念抢着道：

“嘿，依我看当然大有因由，也许只因他贪恋虚名。”

言罢面露自以为是之色。

步惊云听后竟毫无反应。

在旁一直不语的长子继潜插嘴劝阻：

“二弟，别要妄下断语，我看惊觉并非这样的人。”

继念鄙夷道：

“嘿，说到底他并非真的姓霍，伯父的死与他何干？试问